

高校名师UP主纷纷现身B站,势不可挡的碎片化学习中更需要有定力的思考

李大钊朱自清从弹幕中走来,Z世代为何爱上网“追”课

■本报记者 汪荔诚

“我是一个中间人,我站在黑暗与光明中间”,不久前热映的《革命者》将一个有信仰有温度的李大钊还原得栩栩如生。电影上映的同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也在B站上开设讲述李大钊的课程,并结合电影中的不少桥段来解读历史和人物,弹幕刷屏中网友纷纷点赞——“大教授的课这么有温度”。

据统计,目前在B站上活跃的UP主已经达到了220万,月投稿量达到了770万,去年6月B站正式上线了知识区,活跃用户近一个亿。随着B站影响力的增大,不少高校教师在这里成功“破圈”:粉丝超过1546万的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有着“哲学王子”之称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集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于一身的陈平教授,网络成为他们传播知识的重要舞台。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B站既可以不断填补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从而获得信息和资源优势,又凭借包罗万象、个性张扬对Z世代有着强大吸引力,高校教师因此在校外的三尺讲台之外找到一种打

破传统师生关系的发声、传递知识的渠道,并驱使着他们去寻找新的思路将知识更好地传递给受众。另一方面,网友们在学习中也更需要更自觉、有定力地在碎片化信息中进行选择和思考。

“不一样的专业课”深受Z世代用户追捧

高校教师在B站为何可以火出圈?这类老师的课件,内容或者风格,都极大满足B站主要用户——Z世代的心理需求。今年的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度峰会上,哔哩哔哩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谷雨表示,B站里活跃着中国大概一半的年轻人,用户的平均年龄仅为22.8岁,这个群体比上一辈人更愿意接受新鲜元素,新传播形式、新观点、别样风格对于他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大家不是在等我,是在等待哲学”,王德峰在网络上一节课的开场白,也诠释了“破圈”成功的真正原因,哲学可以成为当下人的精神养料。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面对客体、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如何去理解?王德峰通过举例

西方人用刀叉吃饭是“技术”、中国人用筷子吃饭是“艺术”,将难懂的哲学原理变成通俗易懂的小知识,化繁为简,风趣幽默。

相对论、黑洞、引力等知识对于Z世代来说艰涩难懂,但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峥的B站课程中,则变成了一个段子——“地球上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一个在地面,一个坐火箭星际旅行。回来以后,飞行员的年龄好像变化不大,地面上的同胞兄弟却已经成了老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这类授课方式颇受Z世代的青睐。

《我的爸爸》《十六年前的回忆》等课文早已将李大钊这位烈士的形象深刻地印在Z世代的脑海中。于赓哲在课程中通过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之间相濡以沫的片段,来介绍这位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身份——中国最早女性解放的实践者,由此解读出Z世代更愿意聆听的“别样的内容”。

融入B站氛围的教师转变思路成趋势

自2018年开始,多位学者逐渐在

B站、快手、抖音等新流量平台上“破圈”,2020年的疫情让这一现象变得更加普及。和传统的课堂不同,教师在三尺讲台之外找到另一种更加平等的发声渠道,收获了一批“云学生”。

如何融入B站氛围?部分UP主捕捉到了Z世代耳熟能详的热点话题,于赓哲借助热映电影中的片段,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校教授尤静波则将授课内容和当下流行乐坛的热点人物结合。

部分UP主在授课内容和条理性上做改变。“我与父亲不相见已经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是中文系课堂上的经典篇目。B站上的年轻人来学习,想聆听的不仅是父子情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在B站课程中对那个年代的父亲的权威、父子两代人复杂的亲情关系进行分析,让大家耳目一新。伴着倪文尖的解读,网友在弹幕上回忆自己与亲人交往的点滴,有自责也有对亲子关系的反思。有网友表示,这节课是文学上的洗礼也是人生境界上的升华。

倪文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在大学的《语文名篇研习》课上

也讲过《背影》,此次他给B站录制视频课程时,为了更好地对想象中更多元的听众,在内容的结构化和条理性上做了调整,“在讲课中让自己更兴奋,动作也更夸张一些,节奏也比当面授课更快一些,而收获反馈也更多更有趣思——很多网友感慨,看了视频更理解父亲了”。

此外,也有部分教师的授课内容或风格与充斥着碎片化、二次元、娱乐化等元素的流量平台格格不入。鉴于流量平台上的知识内容的生产逻辑有别于传统课堂,教师们不得不转变思路,甚至需要如产品经理一样思考授课内容,以更加宽容和开放的心态来授课,并接受弹幕上的评论甚至质疑。

学者提醒碎片化、简化知识代替不了系统学习

相比传统课堂,B站的课程更类似一种短平快的知识传播方式,善于把握受众心理,让受众更容易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找到所需要的点。网络平台上的授课能否取代传统课堂?在业内人士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原因何在?

正如倪文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大学课堂上的知识的架构是系统性的,而B站更多是随机性和碎片化的,B站课程确实是很好的补充,但不能完全取代课堂授课。”所以说,当化身网友的学生登录B站,通过搜寻感兴趣的关键词看直播学习,一般是难以系统性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

上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传统课堂上不仅知识系统性更强,教师可以通过和学生一问一答、组建兴趣小组等多种方式教学相长,并以此激励学生深度思考。同时,教师在B站上授课面对的听众更多元性,不得不将复杂的专业术语变得通俗,简化了知识,对于学术的严谨性也有极大的挑战。

专家同时指出,网络学习对于学生的自觉性有着更高的要求。Z世代的创造和自我表达能力十分优秀,他们前一秒可以是课堂上接受老师长篇大论的乖乖学生,后一秒就成了弹幕迭出、无拘无束地发表个性见解的网友,B站给了他们脱离传统课堂场域的机会。但是,如果真要在B站学习而非简单休闲娱乐,那就得首先调整为学习者的心态和姿态,“需要自觉地、有定力地去作出选择和判断”。

“皮相”之美难掩“骨相”之虚



制图:李洁

■本报记者 董薇菁

“碰瓷”《红楼梦》,剧情拼凑乏味、女性群像单薄……近期上线的古装剧《玉骨遥》高开低走,在首波营销热度退潮后引发不少批评声,甚至不少观众打出“一星”低分。

应该说,画面色调平远高淡,明制汉服端庄典雅,并有皮影、洒线绣、绒线绣、顾绣等“非遗”元素穿插其中,极力复古的服化道,是《玉骨遥》前期宣传的一大亮点,也是近年来古装剧“新中式审美”创作风潮的一种延续。但只注重描摹精致的“皮相”,忽略立剧之本——缺少好用的故事来作为全剧的支撑,自然难逃口碑滑铁卢。

借鉴《红楼梦》?取“形”难取神

这部取自词牌名的作品,有意向古典婉约的言情类型靠拢,讲述一个落难千金与首辅之子在宅门中坚守爱情的故事。男主角孙玉楼是家中老幺,天资聪颖却无心仕途,视财如粪土,对身世坎坷的佳人情有独钟。剧中的孙家钟鸣鼎食,有一个在宫中得宠的贵妃女儿,一个泼辣有心机的儿媳和她到处沾花惹草的丈夫……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元春”“王熙凤”等人物的设定极为相似。几乎全白的台词里,也经常夹杂着蹦出几句“好个俊俏的妹妹”“妹妹用的什么香”“你个泼皮”“吃胭脂”等似曾相识的“红楼味儿”。

然而,经典在前,借鉴对标只取其“形”,未能得其神韵,难免东施效颦,无法唤起观众认同。譬如《玉骨遥》中的三奶奶许凤,虽有王熙凤式的泼辣与跋扈,却没有展现治家理家的手腕和能耐,最终沦为衬托女主角光环的工具人。更可怕的是,仿照经典定好样式,再往里面硬塞内容,不可避免会产生“嫁接经典”的突兀感。有观众指出,《红楼梦》之外,在《玉骨遥》中还能找到很多熟悉的套路。开篇仆人托女换下小姐的设定浑如《赵氏孤儿》,林少春意图女扮男装参加科举又

像《再生缘》……将这些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形象、桥段拼凑凑凑,如果不能为剧情服务,单纯“融梗”,只能造成叙事逻辑上的硬伤。要突破造型之美走向真正的文化之美,追求历史的实感,古装剧的创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包装“皮相”上。套路不能产生一个好的故事,从这条捷径中诞生的作品,在虚浮与浅薄中“失足”,几乎在所难免。

“古装皮肤”下的悬浮创造难有佳作

《玉骨遥》开播时期期待值和热度颇高,“古装家庭合家欢喜剧”的定位让不少观众守候在荧屏前,大少奶奶装扮扮神的浮夸造型与“河东狮”许凤惩罚花心丈夫吃辣椒的场面也几次冲上热搜。但令人意外的是,整部剧的“最佳喜剧表现力”竟止步于此。话题营销上刻意迎合的“量体裁衣”,的确可以快速将观众拽入“追剧”,却无法掩盖作品愈发单薄乏味的事实。

或许,《玉骨遥》的创作初衷是想把喜、甜宠、宅斗、古偶各个类型一网打尽,调和出一个观众的“最大基数”,但刻意拼盘显然“拼”不出精彩,只拍成一部披着“古装皮肤”的现代悬浮剧。作为一个“爽文大女主”,女主角自带所向披靡的“金手指”,在解决自身困境的时候,还能顺手拯救别人的人生。林少春在内不仅能平息“宅斗”,解决财务危机,获得婆婆妯娌的认可;在外还能智斗劫匪,只身闯入匪窝,施了点戏班习得的小伎俩,就将丈夫毫发无伤地救出,成功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小人物的逆袭,无疑能戳中很多人的“爽”点,但无视历史环境和逻辑,很难获得观众认可。剧中,林少春凑巧看到街上无家可归的女子,把她们聚拢在一起办了个“家政班”,让她们去富人家里义务干活,顺便把没人要的果子、旧衣带走,转卖给普通百姓换钱。短短几日,林少春竟然成了京城一大富户。这种“脑洞大开”的成长史,或许可以令人发笑,只是实在难以令人“共情”。

过去两年高人气百部影视剧中,网络文学改编占比超四成,几乎撑起“半壁江山”

网文IP改编国风剧升温

■本报记者 许畅

前不久,肖战主演的古装仙侠剧《玉骨遥》杀青,一袭长袍,衣袂飘飘的仙侠身影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曾创下多个收视高峰的《赘婿》将推出网络电影《赘婿之吉兴高照》;加上高人气《陈情令》《司藤》等热门影视剧爆款都离不开网络文学母本“输血”……一批国风剧的热播,抛出业界关注的话题——从网络文学IP到影像化呈现,个中加减法怎么做,才能够最大化吸引Z世代观众?

据统计,过去两年来,“热度”最高的100部影视剧中,网络文学改编的达42个,占比超四成,几乎撑起了“半壁江山”。据前不久披露的《2019-2020年度网络文学IP影视剧改编潜力评估报告》显示,网文IP拉动下游文化产业总产值累计超1万亿元。评论家欧阳一非认为,从网络小说到影视剧的“二度创作”与“再创造”,不光是情节篇幅上的取舍,也意味着价值引领的提升。尤其是主打古风、国风的网文改编剧,正逐渐摆脱“网文大IP+顶流爱豆”的“一招鲜,吃遍天”简单粗暴模式,逐渐转变为尊重“故事为王、情怀之上、角色担当”的影视创作规律,文化气息上更饱满、更地道,与年轻受众产生情感共振。

摆脱“套路式”加工,加速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网文为何成为新一轮影视剧改编的香饽饽?“戏剧化特点、因连载需要的类似章回小说悬念设置、人物塑造类型化等特

点,为网络文学作品影视化提供了便利。”上海理工大学出版专业教授夏德元分析,由于受众需要,网络文学的体裁、风格有不少创新。比如,网文作品一般对话重于描写,情节铺陈胜过心理解剖,人物塑造相对漫画化、脸谱化,叙事感更强。

业内人士注意到,近年来网改影视剧中,情节悬浮的“玛丽苏”“霸道总裁”等单一套路有所减少,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正在加速培育中。比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长安十二时辰》和《庆余年》等古装历史剧,没有局限于宫廷之争或宅斗“开撕”,而是尽力融合历史元素、经典诗词、传统民俗,展现了网络文学影像化对中华文明传承的初步探索。

如今,经过前期摸索,网络文学改编已拨云见日、逐渐探索出受到认可的工业体系。剧作背后,离不开“三驾马车”的协同——从挖掘小说IP到影视改编,再到最终剧集播出,愈加成熟的内容生产体系帮助网络文学IP在改编成影视剧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利。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公司依托自有网络文学资源,独自出品或与影视公司联合出品影视剧成为常态。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段怀清看来,网络文学也是在通过市场化方式不断拓展生存空间。“影视行业发展所需的故事内容,仅仅靠职业编剧去创作,显然是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因此,对网络文学文本进行影视化改编,将越来越常见,甚至会成为一种常态。虽然市场化商业因素可能会渗透到网络文学的写作过程之中,但这些因素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于写作过程和最终文本中才是重要的。”

打动平凡青年,共情体验成口碑助攻

不过也有学者提醒,一部网络小说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字,更新速度极快,文字水平参差不齐。影视改编不能停留在一味“照搬”的层次,应在文化品质和价值内涵上作出有效提升。

比如,网络小说《赘婿》原作动笔于十年前,带有“男频爽文”气息,电视剧改编巧妙处理了这个问题,没有简单地以主角光环、时空穿越、降维打击营造小人物逆袭的爽感,而是综合了轻喜剧风格的剧情演绎、幽默诙谐的穿越台词,让观众在愉悦追剧中舒缓释放压力。评论家文铎指出,抛开历史架空的穿越外衣,“小小赘婿、大大天地”的人物设定打动了在现实中打拼的平凡青年。

事实上,“代入感”的形成,对引发年轻观众的共情体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网文影视二度创作者的重视。弹幕、流媒体评论等方式深度参与,让“代入感”更出现了扑面而来的特质。网文作家唐家三少表示,IP改编剧本最重要的地方,是把IP人气延续下来,在保留原著粉的基础上,吸引更多的非网文受众的粉丝。

靠什么来吸引?不难发现,多部国风爆款剧都离不开紧张跌宕的剧情,人物多立面的性格塑造,向善向阳、有情有义,不屈不挠历劫搏险追求理想的人设,成为“代入感”的必须要素,成为口碑最重要的助攻。

令人关注的是,网络文学自带的粉丝属性与社交属性,让产业下游在改编时多了互联网数据维度的参考。其中,基于海量数据分析下的“沙盒推演”,越来越受到网文改编团队的关注。



制图:李洁